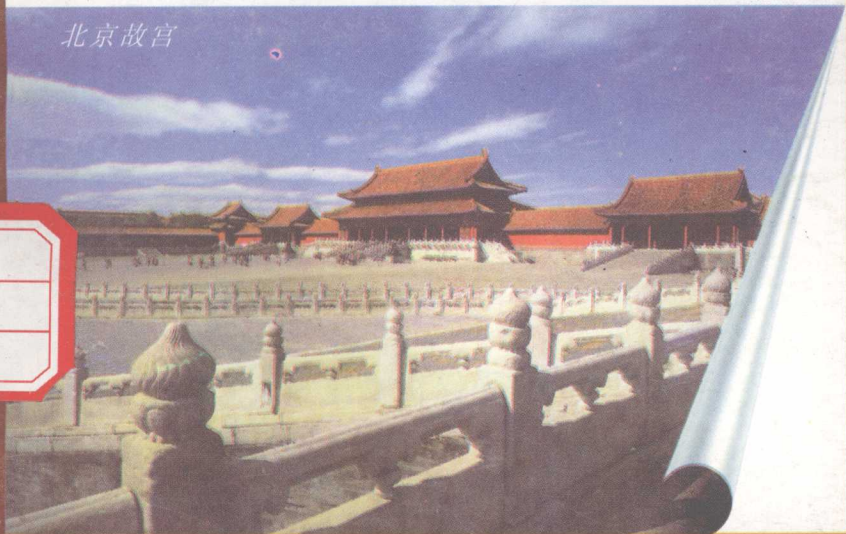


中外名人小传·第1辑

努尔哈赤小传

广东旅游出版社

北京故宫



中外名人小传·第1辑

努尔哈赤小传

田梅英 编著

粤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梁 坚

封面设计 章 雯

中外名人小传·第1辑

努尔哈赤小传

田梅英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外合资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70 印张 1100 千字

2001年10月第1版 2002年12月第2次印刷

*

ISBN—80521—843—9/K·113

定价: 136元 (全20册)

目 录

- 一、女真世家..... (1)
- 二、胸怀大志..... (9)
- 三、含恨起兵 (19)
- 四、统一建州女真 (24)
- 五、统一女真诸部 (32)
- 六、建立后金政权 (46)
- 七、大战萨尔浒 (55)
- 八、智取开原、铁岭 (68)
- 九、夺取沈阳、辽阳 (74)
- 十、不战而得广宁 (84)
- 十一、整顿与巩固 (90)
- 十二、宁远败归 (95)
- 十三、努尔哈赤之死..... (102)

在女真各部激烈动荡的岁月里，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公元 1559 年），塔克世和喜塔拉氏夫妇的长子，在明建州左卫苏克素浒部（又称赤子部）费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降生了。殷实之家，弄弓之喜，这个哭声洪亮，双目有神的儿子的到来，给这个普通的奴隶主之家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塔克世夫妇便按女真旧俗给他取名为努尔哈赤，意为野猪皮。那时候，女真人给孩子取名多以小儿所穿兽皮之衣命名，塔克世夫妇也不例外。他们喜爱这个孩子，并对他寄予厚望，但这个孩子日后所建立的丰功伟业，又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

一、女真世家

努尔哈赤的家庭是女真贵族世家，其历史源远流长。

女真是我国东北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她由先秦的肃慎、西汉的挹娄、隋唐的靺鞨等族发展而来，到

五代时，始称女真。这是一个勤劳勇敢而智慧的民族，努尔哈赤的祖先属女真族斡朵里部，姓爱新觉罗氏。今日东北地区最高山脉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的广阔地带，是努尔哈赤先祖活动的气势磅礴的大舞台。关于爱新觉罗氏的来历，在千千万万个女真人中流传着这样一个优美而动听的神话故事。传说，在远古的时候，长白山有一潭（今称天池），潭水清澈照人，有三江自潭中倾泄而出，向东流的是图们江，向南流的是鸭绿江，向北流的是松花江。三江自山巅咆哮而下，分别注入东海（今日本海）、南海（西朝鲜湾）和北海。一天，有三个名叫恩古伦、正古伦，佛古伦的仙女，自天上飘然而下，来到长白山东北布库里山下的布儿湖泊中沐浴，非常开心。浴后，姊妹三人登岸穿衣，突然有一喜鹊口衔红果放在佛古伦的衣服上，果实色泽鲜艳，令人喜爱。佛古伦爱不释手，含在口中，因忙于穿衣，一时不慎，将红果吞入腹中，遂有孕在身，不能升飞。两姐安慰她后升天而去，佛古伦独自留在长白山。后来，她生了一个男孩，姓爱新觉罗，名布库里雍顺。布库里雍顺长大成人后，举止非凡，相貌奇伟。当时，长白山附近有一斡朵里（今黑龙江省依兰南）的地方，内有三姓首领，相互残杀。佛古伦嘱咐儿子到那里去。于是布库里雍顺乘舟顺牡丹江而下，穿丛林、过

峡谷，不辞劳苦来到牡丹江与松花江汇流处的斡朵里。三姓首领见他相貌堂堂，气宇轩昂，就停止了争斗，推他为三姓共主，还把部中百里的女儿嫁给他为妻。他就是传说中努尔哈赤的始祖——爱新觉罗布库里雍顺。

不知过了多少年多少代，布库里雍顺的子孙由于不善于统领部众，在某年的6月，部众群起暴动，攻破了斡朵里城，追杀布库里雍顺的全族子孙。唯有一个幼儿名叫范喙的得以逃出。当他逃到旷野时，追兵已经赶到。在危难之际，一只喜鹊突然落在了范喙的头上，追兵误认为喜鹊下是一棵枯树，便收兵回去了。从此以后，爱新觉罗氏就奉喜鹊为祖，从不加害。后来范喙的孙子猛特穆很有智谋，将杀害他族人的仇人子孙40多名，斩于虎兰哈达山下。这个猛特穆就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

这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和汉族简狄吞吃玄鸟卵而有孕的神话故事极为相似。它反映了满族的先世同样经历了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以鹊为神、图腾崇拜的原始社会，也表明了满族人民对他们共同祖先的崇敬。

猛哥帖木儿是史书上记载的最早的努尔哈赤的直系祖先，他所居的斡朵里，属于元朝合兰府水达达路，其下设三个万户府。猛哥帖木儿是斡朵里的

万户。万户的官职是可以世袭的。猛哥帖木儿的祖辈世袭为斡朵里万户府的万户，统领所属女真人，为元朝镇守着这一北方重镇。大约从这个时候起，努尔哈赤的先人便世代为官了。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了明朝，东北地区遂归明朝管辖，猛哥帖木儿仍任斡朵里的万户。但明初由于故元势力的侵扰，部族之间的纷争，东北地区呈现动荡不安的混乱局面。为避战乱，猛哥帖木儿遂于洪武年间率领部众离开了在依兰的祖居之地，溯牡丹江而上，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到达图门江南的斡木河畔（今朝鲜会宁）定居下来。与猛哥帖木儿一同南迁的，还有胡里改万户府的万户阿哈出的一族人，他们曾与猛哥帖木儿相邻而居，现在则在辉发江上游的凤州（今吉林省海龙县山城镇）落了户。那时候，明朝开始加强对东北地区女真人的统治，采取传统的“以夷治夷”的政策，在女真人居住的地区设卫所、都司（机构名称），任女真大小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颁给印信，敕书，通过他们来统治女真人。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阿哈出听从明廷召唤，进京朝贡，表示接受明朝的统治，明廷当即设建州卫，任命他为建州卫指挥使。永乐三年（1405年），猛哥帖木儿随明钦差千户王教化到南京

入朝，正式归顺明朝，明廷也委任他为建州卫指挥使，仍管辖斡朵里部。这样，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就正式成为明帝的边臣。明朝称猛哥帖木儿和阿哈出两支女真为“建州女真”，称居住在开原以北、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为“海西女真”；称居住在黑龙江等荒远地区的女真为“野人女真”。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猛哥帖木儿率部离开斡木河，迁至凤州，与阿哈出所部会合在一起，更加密切了与明朝的关系。第二年，猛哥帖木儿再次晋京，他的忠诚和勇武，深受明成祖的赞赏，特增设建州左卫，任命他为建州左卫指挥使。那时候，松花江以西居住的蒙古人常来袭扰，给建州女真人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永乐末年，为躲避蒙古铁骑的侵扰，猛哥帖木儿又率众迁回斡木河；阿哈出的孙子李满住则迁到婆猪江（今浑江）一带。

猛哥帖木儿自授封以来的20年间，无论迁移何地，都忠心守边，且功绩卓著，故深受明廷的赏识和重用。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猛哥帖木儿先后荣升都督佥事和右都督佥事，位居武官正二品，在努尔哈赤家族史上写下了最为显赫兴隆的一页。然而，不久这个家庭便被笼罩在不幸的阴影之中。

辽东女真豪族杨木答兀（音 wù 误），原在开原

任千户。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六月，他逃离职守，屠城剽掠，携眷逃到斡木河。宣德八年（1433年），明朝敕令猛哥帖木儿协助辽东都指挥佥事裴俊等招抚以杨木答兀为首的叛军。不料杨木答兀不但不听招抚，反而纠合“七姓野人”，包围官军营寨，放火焚烧猛哥帖木儿等人的住宅。猛哥帖木儿率军奋力冲杀，使裴俊等人免遭不测，而他自己和长子阿谷却在激战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次子董山则被“七姓野人”掳去。显赫的猛哥帖木儿家族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家道开始中衰。但猛哥帖木儿归顺朝廷后的耿耿忠心，对家族的兴亡，对建州女真发展所做的贡献，对他的包括努尔哈赤在内的后裔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做了皇帝的儿孙们尊他为“肇祖原皇帝”。“肇”是始的意思，“原”是源头的意思。就是说，努尔哈赤发迹，清朝的勃兴，都是从猛哥帖木儿这里开始的。

董山是努尔哈赤的五世祖。猛哥帖木儿战死，董山被掳，建州左卫指挥使一职就由董山的叔叔凡察担任。董山被赎回后，他的家族由于受到杨木答兀的洗劫而处境艰难，很想返回自己的故乡。但道艰路险，谈何容易！正在这时，阿哈出的孙子李满住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邀请他们到他所居住的浑河上游及赤子河畔居住。于是董山和叔叔凡察在得

到明朝的恩准后，于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六月从斡木河动身，历经艰难曲折，率领所部300余户来到了浑河支流的赤子河畔的烟筒山下（今辽宁省新宾县永陵乡）与李满住合住在一起。建州女真经过半个世纪的辗转飘零，又重新聚集在一起。这片群山环绕、土肥水美的赤子河谷，就成为后来努尔哈齐崛起的基地。

在迁往赤子河谷时，董山已是一个22岁、英武魁伟、仪表威严且极受部众拥护的大小伙，他手中握有父亲遗留下来的卫印，于是，在部众的支持下，董山和他的叔叔凡察为争夺建州左卫指挥使一职展开了长达二年的斗争。为了缓和矛盾，明朝将建州左卫一分为二，增设建州右卫，董山和凡察分别任右卫、左卫的都督同知，叔侄二人的承袭之争方才平息下来。这样，建州左右卫加上原来的建州卫，就出现了女真历史上的“建州三卫”。

建州三卫在李满住、董山等人的领导下，势力发展很快。相反，明朝自正统年间开始，朝政日趋腐败，边官贪贿，常向女真提出一些苛刻的要求，使董山等人大为不满。于是，董山、李满住经常率部众到汉族居住区和邻近的朝鲜掠夺人口和财物，一年中竟抢掠边境近百次，杀掠边民十余万。成化三年（公元1467年），明朝的五万大军会同一万名朝

鲜军，分三路进攻建州三卫。董山的屯寨在一个月中被血洗，千余人被杀，董山被迫投降，明军把他押到广宁处死，李满住父子及其部众近400人也被杀死。经过这场极其残酷的屠杀，刚刚振兴起来的建州女真元气大伤。

明朝杀了董山、李满住等，仍然对女真人实行笼络政策，允许他们的后代承袭官职，照旧作明朝的臣民。董山有三个儿子，老大叫脱罗，老二叫脱义谟，老三叫锡宝齐篇古。董山的官职自然由老大脱罗承袭。脱罗死后，他的儿子又继承了父亲的官职。锡宝齐篇古不是嫡系长子，因而势力较弱，他只有一个儿子，名叫福满，这就是努尔哈赤的曾祖父，后来被清王朝追尊为“兴祖直皇帝”。

福满时，他的家族又兴旺起来。他有六个儿子，各自成家立业，在赫图阿拉附近分居六处，时人称为“宁古塔贝勒”。“宁古塔”是满语，意思为六个；“贝勒”是女真贵族称号，意思为“大人”、“酋长”，后来又汉译为“王”。所以，“宁古塔贝勒”就是“六位大人”的意思，这是指他们兄弟六人而言。其中，老四觉昌安很有才干和智谋，在兄弟六人中，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袭任建州左卫指挥时，家境仍很困难，常受其他族人的欺侮。他率领骁勇善战的长子礼敦和本族的兄弟子侄，打败了邻近的仇敌，

声威大振，成为五岭（赤子河下游西南的五岭）以东，赤子河以西女真人的首领。

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是觉昌安的第四子，后被清朝追尊为“显祖宣皇帝”。努尔哈赤的祖先，从猛哥帖木儿算起，到他父亲塔克世，共六代，历时200年。他们世代为明朝的臣民，承袭着建州左卫指挥使这一官职。努尔哈赤曾说：“我的祖宗多少辈都一直为明朝看护边疆，定期朝贡，忠顺很久”。努尔哈赤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世代为官的女真世家里。这个悠久而庞大的女真世家，几经辗转，几经周折，几经兴衰，度过重重的艰难险阻，到努尔哈赤降生时，被消灭、被吞并的危险仍时刻威胁着这个家族，因为女真人内部正在进行着激烈的纷争，火并、杀伐、骨肉相残、争王争长，女真社会动荡不安，女真人承受着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给他们带来的不幸和灾难，他们渴望神话传说中布库里雍顺或猛特穆式的人物出现。努尔哈赤正是从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中走来，凭着自己的勤奋、智慧，艰苦创业，从而极大地振兴了他的家族，而且改写了女真社会的历史。

二、胸怀大志

努尔哈赤的出生地费阿拉，满语音为旧岗，是

一座山城，源于长白山西麓的赤子河，又称苏克素浒河流经山下，流到今抚顺东营盘地方与浑河汇合，南注辽河，泻入辽东湾。赤子河穿过千沟万壑与茂密丛林，到费阿拉附近形成一片宽敞的平原。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雨水充沛，气候宜农。河两岸的谷地丘陵，都被垦殖。春日融融的季节，耕牛布散，禾谷丰茂。努尔哈赤的先祖曾在这片土地上劳动、生息。如今，这片土地同样地滋养努尔哈赤的家人。

在费阿拉生活的努尔哈赤的家庭像其他奴隶主贵族家庭一样，一夫多妻。他的父亲塔克世先后娶妻三人，育有五子一女：正妻喜塔拉氏诞育三子一女，即长子努尔哈赤、三子舒尔哈齐、四子雅尔哈齐和一个女儿；侧室李佳氏养育一子，即第二子穆尔哈齐；继妻纳喇氏只生育一子，即第五子巴雅喇。

努尔哈赤诞生时，他的父亲在建州左卫任指挥一职，明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但明中晚期后，由于都督林立，指挥使在人们眼中已很“常胡”（普通的女真人）。努尔哈赤的家庭在女真人中仅是一个中产之家。家里蓄养着奴仆，满语称阿哈或包衣阿哈。家中主要的劳动如耕田植谷、担水砍柴、采集放牧、捕鱼打猎等都由阿哈来承担。食物以稻米杂粮为主，蔬菜、蘑菇、木耳为副，猎获的

野兽则是肉食的主要来源。住的房子像许多的女真人一样是泥草房，房子外面围有木栅，房内南西北三面砌有土炕，窗户朝外开，窗纸糊在外面。院子的东南角立一根一丈多高的木杆，俗称索罗杆，供祭神时用。女真风俗，男子剃发垂辮，穿袍褂腰系带，足登靺鞨靴——用兽皮作面用乌拉草作垫料的暖鞋。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努尔哈赤在费阿拉接见朝鲜使者申忠一即着这一装束：戴貂皮帽，穿袍着靴，腰系金丝带。由于特有的经济和地理条件的关系，女真又是一个尚武的民族，骑马射箭是女真男女必备的两项基本技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射手更是人人所渴求的。因此，女真男女都擅长骑射，孩子刚出生，就要在门挂上弓箭，象征着他未来成为一个优秀的射手。六七岁的男孩开始学习引弓骑马，稍大，便骑马弯弓，驰骋山林。聪颖的努尔哈赤从五岁起就在父亲的引导下练习射箭。骑射之余，他还常常和小伙伴们玩一种既能锻炼善射又能使人机敏的游戏：每人出箭两枝，竖为一簇，各人站在30步远的地方，依次射去，射中者得箭。深受父母宠爱的努尔哈赤，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锻炼得体格健壮、勇敢顽强、机智沉着、性情豁达，而且弓马超群，成年后与敌阵，他常能同时使用几种武器，瞬息将敌斩于马下，完全得力于从小严格的训

练。

然而，生活的道路对努尔哈赤来说是坎坷不平的。10岁那年，他的母亲喜塔拉氏突然因病故去，这个重大的变故从根本上改变了努尔哈赤的生活，他告别了昔日那种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开始在继母制造的阴影中度日。他的继母纳喇氏是一个刻薄寡恩的女人，自从她主持家事后，努尔哈赤兄弟就失去了往日的家庭温暖，受尽了她的挑剔和冷遇。父亲耳根软，常为继母的谗言所惑，对努尔哈赤兄弟也没有好脸色，训斥和打骂成了家常便饭。失去了母亲，又得不到父亲呵护的努尔哈赤被迫走上了一条独立谋生的道路。

那时，每年的3月至5月、7月至10月，是女真人进山采集的季节。每到这个季节，努尔哈赤便随同伙伴们一起，爬山越岭，进入到莽莽的林海，搭棚栖居，白天采集，晚上棚宿，他用稚嫩的双手挖人参、采松子、拾蘑菇，猎取飞禽走兽。然后将这些山货送往抚顺、宽甸、绥阳、清河等地的马市出售，用辛勤劳动赚来的钱作为自己生活费用的部分来源。艰苦的生活不仅锻炼了努尔哈赤独立生活的能力，而且砥砺了他勇往直前、坚强不屈的性格。

当时，汉人与女真人、蒙古人定期贸易的集市称为“马市”。规定每月初一至初五，十六日至二十

二日开放两次。每当开市之日，汉人、女真人、蒙古人熙熙攘攘，带着各自的物品，融汇到这里进行贸易。这种互市贸易，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了他们的友好往来。

努尔哈赤经常往来的是生意兴隆的抚顺马市，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汉人、蒙古人进行贸易。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努尔哈赤学会了蒙古文，并粗通汉文，识汉字。而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生活给在白山黑水之间长大的努尔哈赤以很大的触动，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着努尔哈赤开始了自觉吸收汉文化的过程。深受汉族人民喜欢，哺育了无数英雄人物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也成了努尔哈赤最喜欢读的两部书，书中那些料事如神、运筹帷幄的英雄好汉，成了他崇拜和效法的榜样。而英雄人物的成功业绩以及蕴含其中的治国安邦的道理，更极大地激荡着少年努尔哈赤渴望建功立业的心灵，每每读到精彩之处，他都会情不自禁地拍手赞叹，对英雄业绩的向往更是溢于言表。总之，在抚顺马市这所大学校里，勤奋好学的努尔哈赤广采博收，不仅学习了知识，增长了才干，开拓了视野，而且孕育了创大业的雄心壮志。

然而，努尔哈赤的辛劳和奔波，并没有换得继母的丝毫怜悯。此时努尔哈赤再也无法忍受继母的